集義軒詠史詩鈔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一

宋一

陳摶　范質　趙普　曹彬　李昉

呂端　張齊賢　竇儀　楊業　呂蒙正

賈黃中　錢若水　田錫　魏野　王禹偁

李沆　畢士安　向敏中　王旦　寇準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一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六首

後周

王　朴

字文伯東平人世宗時官比部郎累遷至樞密使卒年五十四贈侍中

五代何時息戰爭。西南吳蜀北幽并。詔籌一統逢良主。策畫三邊洞敵情。纔聽金鐘編雅奏。旋聞玉鉞叩哀聲。君臣有志偏無壽。多少遺民恨不平。

戰爭　世宗爲開封府尹拜朴右拾遺爲推官世宗即位遷比部郎中獻平邊策悉合機宜且言吳蜀

既平幽可望風而至雖并必死之寇不可貝王是時
以恩誘必須以彊兵攻之後親如所料世宗
新即位銳意征伐已撓羣議親敗劉崇於高平歸而
益治兵慨然有平一天下之志數顧大臣問治道
敵情當時文士皆不欲上急於用武謂平定僭亂在
修文德以為先惟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
丞楊昭儉與朴皆言用兵之策朴謂江淮為可先取
世宗雅已知朴及見其議論偉然益以為奇引與計
議天下事無不雅奏朴為人明敏多才智非獨當時
合遂決意用之之務至於陰陽律歷之法莫不
通焉詔朴考正雅樂朴謂十二律管互吹難得其眞
乃依京房為律淮以九尺之絃十三依管長短寸分
設枉用七聲為哀聲世宗遣朴行視汴口作斗門還
均樂成而和過故相李轂第疾作仆於坐上
昇歸而卒世宗臨其喪以
王鉞叩地大慟者數四

馮道

字可道瀛州景城人自號長樂老事劉守
光為參軍事宦者張承業為巡官事唐為

司空事晉爲太尉封燕國公晉滅事契丹爲太傅漢爲太師周爲中書令世宗時爲山陵使卒年七十三謚文懿追封瀛王

四姓十君長樂老拜官又向契丹朝赧顏家國誇忠孝

亂世陰陽喜變調德愧王祥尸重祿位齊胡廣壓同僚

玉杯一論田詩誦輔主勤民只此條

拜官契丹滅晉道又事契丹朝耶律德光謂之曰爾是何等老子對曰無才無德癡頑老子德光喜以道爲太傅

赧顏道少能矯行以取稱於世及爲大臣尤務持重以鎮物事四姓十君益以舊德自處

尸祿當是時天下大亂戎夷交侵生民之命急於倒懸道方自號長樂老著書數百言陳已更事四姓及契丹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自謂孝於家忠於國爲子爲弟爲人臣爲司長爲夫爲父有子有

孫時開一卷時飲一杯食味別聲被色老安於時當代老而自樂何樂如之蓋其自逃如此玉杯明宗嘗問曰天下雖豐百姓濟否道曰穀貴餓農穀賤傷農因誦聶夷中田家詩其言近而易曉明宗顧左右錄其文士軍將於臨汧縣得一玉杯有文曰傳國寶萬歲杯明宗甚愛之以示道道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固有無形之寶也明宗問之道曰仁義者帝王之寶故曰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明宗武君不曉其言道已去召侍臣講說其義嘉納之

吳越

錢武肅王

名鏐字具美杭州臨安人唐封吳王梁封吳越王後唐時自稱爲吳越國王卒年八十一明宗謚曰武肅

電掣雷轟萬弩號。錢江潮落海門高。四王堂構傳金印

一節山林衣錦袍。坐使朱三張逆燄。莫將鄭五例詩豪。

小朝廷創偏安局再世重開霸業勞

錢江用射潮事堂構唐莊宗入洛鏐遣使貢獻求玉冊莊宗下其議於羣臣皆謂非天子不得用玉冊郭崇韜尤爲不可既而許之乃賜鏐玉冊金印鏐傳子元瓘元瓘傳子佐佐傳弟俶凡四王玉冊金印皆如故俶後歸宋山林昭宗詔圖鏐形淩煙閣升衣錦營爲衣錦城石鑑山曰衣錦山大官山曰功臣山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號其幼所嘗戲大木曰衣錦將軍詩豪羅隱嘗勸鏐爲唐討朱溫鏐雖嘉之而不能用

羅隱字昭諫餘杭人唐末舉進士不第後爲武蕭從事辟掌書記遷著作郎爲錢塘令擢鹽鐵發運副使奏授司勳郎年七十七卒

姪。行。戶浪切郊。迎。屈。鄴。王。征。驂。候。又。赴。錢。塘。是宜仕越方

辭。魏。不遇於唐亦討梁。詠。史。三。長。鳴。藝。苑。鏖。才。六。試。蹶。

詞。場。騎牛操梃詩多諷偉度能容著作郎

鄴王 初隱罷上中書之日費窘甚因抵魏謁鄴王羅紹威將入其境先貽書敘其家世鄴王爲姪幕府僚吏見其書皆怒曰羅隱一佈衣爾而姪視大王其可乎紹威素重士且曰羅隱名振天下王公大人多爲所薄今惠然肯顧其何以勝得在姪行爲幸多矣敢不致恭諸公愼勿言於是擁牖郊迎一見卽拜隱亦不讓及將行紹威贍以百萬他物稱是仍致書與錢繆謂隱叔父繆首用之

錢塘 時繆方得兩浙置之幕府使典軍中書徼其後官給事中

仕越 始隱在科場悖才傚物尤爲公卿所惡故六舉不第時長安有羅尊師者深於相術隱以貌陋恐爲相術所棄每與尊師接談常自大以祖之及其果遭

黜落不得已始往問焉尊師笑曰貧道知之久矣但以吾子決在一第未可與語今日之事貧道敢有所隱乎且吾子之於一第也貧道觀之雖首冠群英亦不過簿尉耳若能罷舉東歸霸國以求用則必富且貴矣兩途吾子宜自擇之隱懵然不知所措者數日鄉居有賣飯媼見隱驚曰何辭色之沮喪如此莫有不決之事否隱因盡以尊師之言告之媼歎曰秀才何自迷甚焉且天下皆知羅隱何須一第然後為得哉不如急取富貴則老婁之願也隱聞之釋然遂歸錢塘俱見五代史補

詠史

隱以詩名於天下尤長詠史然多所譏刺以故不中第大為唐宰相鄭畋李蔚所知隱雖負文稱然懷忠有略

騎牛

鏐童時嘗操梃騎牛隱詩引之以為譏諷鏐見而不罪世服其量

能容

唐光啟三年鏐嘗表奏為錢塘令遷著作郎辟掌書記見唐才子傳

後蜀

黃筌字要叔成都人後蜀時授翰林院待詔內供奉官至朝議大夫檢校少府少監上柱國

布襪青鞋飽看山。四時花竹又煸爛。坊鷹臂忽因風掣。殿鶴身從警露還學共孔嵩超藝苑聲過薛稷絕塵寰指端抉目精神注寄語揮毫莫等閒

看山　筌有春山圖秋山圖山家晚景圖山家早景圖山家雨景圖山居詩意圖

花竹　時蜀主新構八卦殿命筌於四壁畫四時花竹兔雉鳥雀

坊鷹　五坊使於八卦殿前呈雄武軍所進白鷹誤認殿上筌所畫雉為生掣臂者數四蜀主歎異久之遂命翰林學士歐陽炯撰壁畫奇異記以旌之

殿鶴　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者翹

足者精彩態度更愈於生往往致生鶴立於畫側蜀王歎賞遂目爲六鶴殿

孔嵩

刁處士入蜀授筌竹石花雀筌早與孔嵩同師處士然嵩但守師法別無新意筌既兼宗孫位損益刁格遂超師藝

薛稷

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所寫爲奇及筌寫此鶴之後少保聲價頓減俱見益州名畫錄

抉目

後王衍嘗詔筌於內殿觀吳道子畫鍾馗乃謂筌曰吳道子之畫鍾馗者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以拇指爲有力也合筌改進筌於是不用道元之本別改畫以拇指抉鬼之目者進焉後王怪其不如旨筌對曰道子之所畫者眼色意思俱在第二指今臣所畫眼色意思俱在拇指後王悟乃喜筌所畫不妄下筆見宣和畫譜

南漢

黃損

字益之連州人梁永州州團練判官仕南漢至尚書左僕射以疾退卒於家

一聲長嘯老翁來。小憩匡廬識異才。到此共談天下事
讓誰無貸掌中杯。陣頭立馬參奇策。殿角雕龍構衆材。
道氣獨多人不及滄塘湖上賦詩回

異才　始損至匡廬與桑維翰宋齊邱相友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爲不及損亦自負嘗游五老峯憩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邱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有道氣當善終後維翰相晉齊邱相南唐皆見殺損官僕射以嬰足疾退居永州滄塘湖上詩酒自娛久之病卒見十國春秋

立馬　南漢主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取湖南數州皆其策也

雕龍　時龔建南薰殿雕沈香爲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龔不悅見廣州人物傳

宋

陳摶 字圖南自號扶搖子亳州眞源人周拜諫議大夫不受太宗賜號希夷先生

蒲團高臥華山雲不許乖崖一半分四海閒人韜偉略三峯妙境乞去冀切明君刪將符籙長生訣傳得圖書太極文畢竟逃儒緣避世神仙假託莫紛紛

蒲團 隱武當山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常坐一蒲團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

乖崖 張詠少欲學道摶決其當爲名臣

閒人 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太平興國中來朝宋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重

三峯 摶隱於太華所著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

符籙 宰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元默修養

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聖人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

圖書

摶常論易有圖書太極之說

范質

字文素大名宗城人周時官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累進司徒太祖受禪加兼侍中封魯國公仍以爲相後罷爲太子太傅卒年五十四贈中書令

藩維樹立請行封宋代開基又奮庸姪爲求遷申勸誡臣愆坐論失從容禮圖推獎恩施渥刑統詳明職奉恭廉節斤斤名器愼獨嗟一死欠周宗

藩維

宋太祖初即位藩維未建質言自古帝王開基創業封建子弟樹立磐維宗戚旣隆社稷永固

請將光義光美並行封冊申錫命書帝許之

勸誡

從子杲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時人傳誦以為勸誡

坐論

先是宰相見天子議大政必命坐面議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帝英睿每事輒具劄子進呈具言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肅之失由是始廢坐論之禮

禮圖

乾德初帝將有事圜邱以質為大禮使質與張昭劉溫叟定南郊行禮圖上之帝尤嘉獎禮成進魯國公

刑統

質任周時建議以條律繁冗輕重無據吏得因緣為奸世宗特命質詳定是為刑統

廉節

太宗嘗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為可惜耳

趙普

字則平幽州薊人太祖時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遷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尚書左僕射罷為河陽節度使太宗即位累拜太師魏國公卒年七十一贈尚書令追封韓王謚忠獻

一領黃袍建宋朝。元勳佐命始陳橋。圜中約誓憑誰定
廡下萏苴本自招。樞軸貳心。懲再誤。鼎鐺有耳。震羣僚。
太原失策燕雲沮更負君恩表奏燒

黃袍 初太祖北征至陳橋被酒臥帳中衆軍推戴普與太宗排闥入告太祖欠伸徐起而衆軍擐甲露刃諠排麾下及受禪以佐命功授右諫議大夫充樞密直學士

約誓 始太祖與太宗及普定約誓言萬歲之後傳位光義光義傳光美光美傳德昭及普再相太宗太宗嘗以此事問之普對曰先帝已一誤陛下豈容再誤事遂中變

萏苴 帝又幸其第時錢王俶遣使致書於普及海物十瓶置於廡下會車駕至倉卒不及屏帝顧問何物普以實對上曰海物必佳卸命啟之皆爪子金也普惶恐頓首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也帝歎曰受之無妨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

鼎鐺 先是諫官劾普數其罪惡

太祖擲疏於地曰鼎鐺尚有耳獨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

太原

太祖與普計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彼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爾

燕雲

雍熙三年春大軍出討幽薊久未班師普手疏諫止

更負

普遣親吏甄潛請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爲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庭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普事太祖時嘗上密疏太祖即於燈下燒之或曰普勸太祖除太宗也

曹彬

字國華眞定靈壽人太祖時官樞密忠武軍節度使太宗即位加同平章事兼侍中旋以事罷封魯國公眞宗立復拜同平章事入爲樞密使卒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追封濟陽郡王謚武惠

底事岐溝失律還天心未許復幽燕。一生持重偏輕進。

三道分兵已撓權。西伐歸裝殊玉帛。南征美秩換金錢。
寬仁廉靜堪貽後。良將重誇接武賢。

失律

雍熙三年。詔彬將幽州行營前軍馬步水陸之師與潘美等北伐。分路進討。敗契丹於固安。破涿州。戎人來援。大破之於城南。後又與米信破契丹於新城。斬首二百級。及戰於岐溝關。諸軍敗績。退屯易州。

輕進

每奏至。上已訝彬進軍之速。及彬次涿州。旬日食盡。因退師雄州以援餉餽。

撓權

時彬部下諸將聞潘美及田重進累建功。而己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再往攻涿州。契丹大衆當前。時方炎暑。軍士困乏。糧且盡。彬退軍。無復行伍。遂爲所躡而敗。彬等至。詔鞫於尚書省。令翰林學士賈黃中等雜治之。彬等具伏。遣詔失律之罪。

西伐

先是彬兵劉光毅王全斌平蜀時。諸將多取子女玉帛。彬橐中唯圖書衣衾而已。

南征

初彬之總師江南也。太祖謂曰。俟克

李煜嘗以卿爲使相副帥潘美預賀彬曰不然是行仗天威遵廟謨乃能成事吾有何功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原未平爾及還獻俘上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元未下姑少待之既聞此語美竊覩彬微笑上覺遽詰所以美以實對上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亦不過多得錢爾貽後子璨珝瑋玹玘珣琮七人瑋亦將才璨亦知兵君子謂仁恕清愼能保功名守法度唯彬爲宋艮將第一

李昉字明遠深州饒陽人周翰林學士太祖時官中書舍人太宗即位累拜文明殿學士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中書侍郎罷爲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正

善人奚忝帝廷稱。循謹持躬若履冰。羊酒賜榮同里宴。龍樓坐燦上元燈。海涵大度容誹謗。洛慕高年集友朋。

園沼詠觴當日盛文章風韻樂天承

善人 太宗顧侍臣曰李昉事朕兩入中書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宜其今日所享如此可謂善人君子矣 **循謹** 昉和厚多恕不念舊惡在位小心循謹無赫赫稱 **同里** 從太祖攻太原車駕次常山常山卽昉之故里因賜羊酒俾召公侯相與宴飲盡徵里中父老及嘗與從游者咸預焉七日而罷人以為榮 **上元** 至道元年正月望上觀燈乾元樓召昉賜坐於側酌御罇酒飲之自取果餌以賜 **誹謗** 昉素與盧多遜善待之不疑多遜屢譖昉於上或以告昉不之信及入相太宗言及多遜事昉頗為解釋帝曰多遜居常毀卿一錢不値昉始信之 **友朋** 旣致政欲尋洛中九老故事與宋珙楊徽之等會 **園沼** 昉所居有園亭別墅之勝多召故人親友宴樂其中 **文章** 為文章慕白居易尤淺近易曉

呂端 字易直幽州安次人太祖時官考功員外郎太宗即位累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眞宗立加右僕射以疾求罷除太子太保卒年六十六贈司空諡正惠

幾多名相歷中樞。大事歸君付託殊。喜懼不形由學養。聰明難得是糊塗。鷁舟坐鎮風波駭。魚鈎新將日月扶。贖箭他年煩嗣王。清修臺閣重前模。

大事 太宗疾大漸內侍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前都指揮使李繼勳知制誥胡旦謀立故楚王元佐太宗崩李皇后命繼恩召端端知有變鎖繼恩於閣內使人守之而入皇后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乃

奉太子至福寧庭中眞宗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
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
呼萬歲遂喜懼初拜參知政事時趙普在中書嘗曰
貶繼恩等吾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
挫未嘗懼亦不形於糊塗始太宗欲相端或曰端爲
言眞台輔之器也人糊塗太宗曰端小事糊
塗大事不糊鷁舟初還考功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
塗決意相之事使高麗暴風折檣舟人怖恐端
讀書若魚鈞先是曲寔後苑太宗作鉤魚詩曰欲餌
在齋閤金鉤深未達磻溪須閒鉤魚人意以屬
端後數日贖第端不蓄貴産子藩以見弟貧匱又迫
遂入相婚嫁因質其居第眞宗時出內府錢
五百萬贖還之又別
賜金帛俾償宿負

張齊賢

字師亮曹州宛句人太祖時以獻策賜束
帛太宗即位授大理寺評事累遷吏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爲尚書左丞眞宗立
拜兵部尚書復居相位以朝會失儀免後除司

空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司徒謚文定

同榜人皆叨及第布衣策幸獻行宮遼兵北破勳能讓

蕃部西夏計善攻甲舍財爭驚妙判午橋莊好愜幽衷

毋多福壽膺宸翰寵傳懷恩聞望隆

同榜　太宗擢進士欲置齊賢高第有司偶失掄選上不悅一榜盡與京官於是齊賢以大理評事通判衡州

布衣　初太祖幸西都齊賢以布衣獻策馬前召至行宮齊賢畫地條陳十事曰下并汾曰富民曰封建曰敦孝曰舉賢曰太學曰籍田曰選良吏曰慎刑曰懲奸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上怒令武士拽出之及還語太宗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爾我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

北破　初知代州約潘美來會戰使至云奉詔還師時遼兵已塞川齊賢曰賊知美來不知

美退閉其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城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遼兵逃見火光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兵二千於土磴砦掩擊大敗之擒其北大王之子一人帳前舍利一人斬數百級獲馬二千器甲甚衆捷奏且歸功盧漢贇

西夏

李繼遷陷清遠軍命爲涇原等州軍安撫經略使齊賢奏言蕃部大族首傾素與繼遷有隙者若能以官爵誘以貨利結之以恩信而激之以利害則山西之蕃部族帳靡不傾心朝延矣齊賢又請調江淮荊湘丁壯八萬以益防禦朝議以爲動搖兼澤國人民遠戍西鄙亦非便計遂履齊賢又請乘時進退時不能用未幾靈武果陷

甲舍

時戚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又入宮自訴齊賢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自治上俞之齊賢坐相府召訟者問曰汝非以彼所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命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之明日奏聞上大悅曰朕固知非君莫能定者

午橋

其後歸洛得裴度午橋莊有池榭松

竹之盛日與親舊觴詠其間意甚曠適　宸翰晉國太夫人每入謁禁中上歎其福壽有令子多手詔存問加賜與搢紳榮之　聞望齊賢姿儀豐碩議論自負留心刑獄多所全活喜提獎寒儁

竇儀字可象薊州漁陽人先仕漢周太祖時官翰林學士卒年五十三贈右僕射

禁地深嚴學士選。宿儒清介玉堂仙。讀書宰相真須用。忌直宗臣恨太專。活兗州四成友。恕緘滁府絹壹君權。五龍雲裏先驤首。厚德燕山薊北傳。

宿儒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太祖謂宰相日深嚴之地當得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太祖日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爲學

士

讀書

太祖乾德改元命擇前代所未有者後於宮中得四鑑背有乾德四年鑄字驚曰安得已有四年所鑄乎以問儀儀曰昔僞蜀王衍嘗有此號上乃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見長編

忌直

太祖屢對大臣稱儀有執守欲相之趙普忌儀剛直乃引薛居正參知政事

友恕

初周祖平兗州議將盡誅勝從者儀白馮道范質同請於周祖皆得全活

府絹

顯德中太祖克滁州世宗遣儀籍其府庫太祖復令親吏取藏中絹給麾下儀曰太尉初下城雖傾藏以給軍士誰敢言者今既著籍乃公家物也非詔不可取

五龍

弟儼侃偁僖皆相繼登科馮道與儀父禹鈞有舊嘗贈詩有靈椿一株老丹桂五枝芳之句縉紳多諷誦之當時號爲竇氏五龍

楊業

并州太原人少年劉崇號曰楊無敵太宗時官雲州觀察使從潘美北征失援被擒不食死贈太尉

無敵名從敵國稱雁門老去抗威棱偏師援絕悲周處力戰生降憤李陵坐使監軍違紀律多應主將忌才能六郎武振關西外風雪孤城水激冰

無敵 弱冠事北漢劉崇為保衛指揮使以驍勇聞累遷至建雄軍節度使屢立戰功所向克捷國人號為無敵

雁門 久之契丹入雁門業領麾下數千騎自西京而出由小陘至雁門北口南嚮背擊之契丹大敗

李陵 其後業被擒行至窩雲經李陵碑下罵曰大丈夫豈可叛顏偷生乎遂不食三日死

監軍 初業將深入遼陣因指陳家谷口日諸君於此張步兵強弩為左右翼以援俟業轉戰至此即以步兵夾擊救之不然無遺類矣潘美即使監軍王侁領麾下兵陣於谷口自寅至巳侁使人登託邏臺望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行二十里俄聞業敗麾兵卻走

業力戰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卽拊膺大慟再率帳下士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業猶手刃數十百人馬重傷不能進遂爲契丹所擒

主將

先是節度使潘美過業與遼戰將行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伺其便將立尺寸功以報恩今諸君責業以避敵業當先死於敵

六郎

戚平二年冬契丹擾邊業子延昭時在遂城城小無備契丹攻之甚急長圍數日契丹每督戰衆心危懼延昭悉集城內丁壯登陴護守會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爲冰堅滑不可上契丹遂潰去獲其鎧仗甚衆在邊防二十餘年契丹憚之目爲楊六郎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太宗時舉進士第一爲將作監丞累遷中書侍郎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旣罷復入相以右僕射出判河南府眞宗立進左僕射再居相佐授太子太師封萊國公改封隨又封許卒年六十八贈中書令諡文穆

夾袋人才達鳳墀薦賢裨國悃無私狀元渴睡甘韜晦
參政包荒愧受知氣量能教英主遜勳名早識鄭公奇
洛陽故里饒花木歸老林泉樂意隨

夾袋 父魏圖多內寵初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淪躓窘之劉誓不復嫁及蒙正登仕迎二親同堂異室奉養備至及爲相夾袋有冊謁見者必問人才客去即疏之以奏

狀元 胡旦遇蒙正甚薄客有舉其詩曰挑盡寒燈夢不成胡曰乃一渴睡漢耳明年蒙正中甲科寄聲曰渴睡漢狀元登第矣胡曰待我明年第二人及第輸君一籌爾次榜果中首選見歸田錄

參政 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耶蒙正陽爲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毋知之爲僉也時皆服其量

氣量 上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

正退以名上上不許他日三問三以其人對上日卿何執耶蒙正日臣非執蓋陛下未諒爾固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媢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倈息不敢動上退謂左右日蒙正氣量我不如卒用之果稱職

勳名

富言者蒙正客也一日自日兒子十許歲欲令入書院事廷評太祝蒙正許之一見驚日此兒他日名位與吾相似而勳業遠過於吾令與諸子同學供給甚厚言子朗富弼也

故里

蒙正致仕陛辭至洛有園亭花木日與親舊賓會子孫環列迭奉壽觴怡然自得

賈黃中

字媧民滄州南皮人太宗時歷官禮部侍郎兼祕書監卒年五十六贈尚書

童子科登齒六齡等身書讀父傳經不貪獨遠金銀氣
有識潛標薦舉型冰稱頭銜宜祕省星羅掌故重明廷
翰林佳話今猶在五鳳名先記御屏

等身

黃中幼聰悟方五歲父玭每旦令正立展書卷比之謂之等身書課其誦讀六歲舉童子科七歲能屬文觸類賦詠父常令蔬食曰俟業成乃得食肉

不貪

黃中端謹能守家法廉自無私知昇州時金陵初附黃中爲政簡易部內甚治一日案行府署中見一室扁鑰甚固命發視之得金寶數十匱計直數百萬乃李氏宮閣中遺物也即表上之上覽表謂侍臣曰非黃中廉恪則亡國之寶將汙法而害人矣賜錢三十萬

薦舉

當世文行之士多黃中所薦引而未嘗言人莫之知也

掌故

黃中多識典故夙詳定禮文損益得中號爲稱職又多知臺閣故事談論亹亹聽者忘倦焉

五鳳

宋太宗朝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人同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詩云五鳳齊飛入翰林其後皆爲名臣

見談苑

錢若水

字淡成河南人太宗時官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眞宗即位罷爲集賢院學士

後拜鄧州觀察使知并州以疾召還卒年四十四贈戶部尚書謚宣靖

一。見。希。夷。許。學。仙。苦。將。富。貴。誤。髯。年。丰。神。秀。美。深。知。命。襟。度。恢。宏。喜。下。賢。陟屺孝期娛歲月安邊策欲靖烽煙文臣豈僅嫻韜略道骨棱棱勇退先。

髯年　若水幼聰悟十歲能屬文華山陳摶見之謂曰子神清可以學道不然當富貴但忌太速爾

知命　若水美手神有器識能斷大事又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故懇避權位其卒也士君子尤惜之

下賢　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

孝娛　若水事繼母以孝聞

安邊　先是從幸大名若水陳禦敵安邊之策有曰苟能遵太祖故事慎擇名臣分理邊郡罷部署之號使不相統轄遣巡檢之名俾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

致邊烽罷警矣俄知開封府時北邊未安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初若水卒衆過河分布軍伍咸有節制深爲戍將推服上謂左右曰若水儒臣中知兵者也

田錫 四

字表聖嘉州洪雅人太宗時知制誥眞宗即位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卒年六十

直言軍國論朝廷時務書詳勤主聽勸戒鴻篇裨省覽

與亡龜鑑當箴銘魏徵力任唐家重汲黯心儀漢殿型

一代爭臣稱得體咸平集著姓名馨

時務 錫好言時務既居諫官即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疏奏太宗優詔褒答賜錢五

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
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盡剏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
耶其後由外還朝屢召對言事錫嘗奏曰陛下
勸戒
即位以來治天下何道臣願以皇王之道治
之舊有御覽但記分門事類臣請鈔略四部別爲
興
御覽三百六十卷萬幾之暇日覽一卷經歲而畢
又嘗言當采經史要切之言爲御屏風十卷置屐
亡
座之側則治亂與亡之鑒常在目矣貞宗從之錫
歷引湯盤及武王同知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
魏徵
十七銘列於簡端駁司賜金紫錫耿介寡合末
嘗邇權貲之門居公庭危坐終日無憐容慕魏微李
繹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
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尚獲從幸貞
汲黯
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贊直耶悉命焚之宗
每見錫容必莊昔目所著有咸
咸平
平
之曰朕之汲黯也集五十卷

魏野

字仲先陝人眞宗時累薦不出
卒年六十贈祕書省著作郎

清泉環繞傍東郊嘯詠從游載酒肴子美堂開階植竹樂天洞闢屋編茅禮招陝令弓旌賁詩播遼邦卷帙鈔肥遯風高同李濆應將琴韻慰神交

清泉野嗜吟哦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繞旁對雲山景趣幽絕**酒肴**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游嘯詠終日**堂開**鑿土袤丈日樂天洞前爲草堂彈琴其中**禮招**祀汾陰之歲與洛陽隱士李濆並被薦遣陝令王希招之**遼邦**野爲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有草堂集十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願求全部詔與之**李濆**李濆則野中表兄也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朝廷遂下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邱園申卹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

素刻意篇章顧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清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䰟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祕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太宗時歷官翰林學士出知揚州眞宗初召還又出知黃州改蘄州卒年四十八

元和學士儋飛霜李絳崔羣法在唐端拱一儀當陛獻禦戎十策爲邊防夏人卻馬終能信冬夜荒雞豈不祥作賦何須名三黜升沈變局本尋常

元和唐憲宗年號李絳禹偁詞學敏贍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爲己任嘗曰吾

若生元和時從事於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所與游必擇儒雅後進有詞藝者極意稱揚之

端拱

先是端拱元年太宗聞其名召試擢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塗金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寵之即日獻端拱箴以寓規諷

禦戎

時北庭未靖訪羣臣以邊事禹偁獻禦戎十策

夏人

初禹偁嘗草李繼遷制送馬五十匹為潤筆禹偁卻之及在滁閩人鄭褒徒步來謁禹偁愛其儒雅為買一馬或言買馬虧價者太宗曰彼能卻繼遷五十馬顧肯虧一馬價哉

冬夜

禹偁知黃州州境二虎鬬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馹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

三黜

太宗至道間以議孝章皇后喪禮忤旨由學士罷為工部郎中知滁州改揚州真宗即位應詔陳五事語皆切直疏奏召還知制誥預修太宗

實錄直書時事宰相張齊賢李沆不協意其議論有所輕重出知黃州禹偁作三黜賦以見志

李沆　字太初洺州肥鄉人太宗時由翰林學士遷給事中參知政事罷歸故官眞宗即位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卒年五十八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此兒異日當公輔風度端凝亦貴人手詔封妃能抗寵頭銜除相不加姻旱蝗災警憂時主奸蠹言摧喜事臣廳下僅堪容馬旋何須寓目藥欄新

公輔　沆少好學器度宏遠父炳嘗語人曰此兒異日必至公輔　端凝　遷職方員外郎召入翰林爲學士判吏部銓嘗侍曲宴太宗目送之曰李沆風度端凝眞貴人也　手詔　眞宗一夕遣使持手

詔欲封劉氏爲貴妃沆對使者引燭焚詔附奏曰但道臣沆以爲不可其議遂寢

頭銜

駙馬都尉石保吉求爲使相帝復問沆沆曰賞典之行須有所自保吉因緣戚里無攻職之勞台席之拜怨騰物議他日再三問之執議如初遂止

旱蝗

沆爲相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以爲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大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此參政他日之憂也

奸蠹

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帝嘗語及唐人樹黨難制遂使王室微弱蓋奸邪難辨爾沆對曰使言似忠姦言似信至如盧杞蒙蔽德宗李勉以爲眞奸邪是也

馬旋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覓矣見朱子宋名臣言行錄

藥欄

沆於垣頹壁損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沆沆

朔夕見之經月終不言妻以語沆沆日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

畢士安

本名士元字仁叟以諱改今名代州人太宗時官左拾遺擢知制誥翰林學士眞宗時拜禮部侍郎同平章事卒年六十八贈太傅中書令諡文簡

崇班宿德稱梅鹽。膴仕身登不改廉。閣引人豪安社稷。邊彌寇禍絕闚覦。精勤幾見書曾綴。醞藉原來度自恬。寡過兢兢遵琰志。端方何日息鍼砭。

宿德 上方倚爲輔相問邊方多故誰可與卿共事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宰相才也上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方正慷慨有大節忘身徇國秉道疾邪此其素所蓄積朝臣罕出其右上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乃拜同平章事監修國史命班準上

膴仕 眞宗嘗對近臣稱其飭躬慎行有古人風

王旦亦奏謂清愼罕比仕極遒顯無田園居第**寇禍**建議舉拔邊要守將諸所擇用各得其任悉還邊鄙所獲馬牛并遺民物又建議互市除鐵禁招流亡廣儲蓄未幾趙德明亦內附中外漸安**精勤**年耆目眊讀書不輟手自讐校或親繕寫精意詞翰有文集三十卷**醞藉**爲人端方沈雅淸識醞藉美風采善談吐所至以嚴正稱**寡過**嘗語人日平生仕宦無赫赫之譽力自規檢庶幾寡過爾

向敏中字常之開封人太宗時官樞密副使眞宗卽位拜兵部尙書參知政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罷復入相遷左僕射昭文館大學士卒年七十二贈太尉中書令謚文簡

龍駒千里大吾門風骨書生貴壽論不啟題封埋驛傳

肯分賄賜拜廷恩覬儺卒斬延賓席耐職家停貨客樽

許作名臣忠定共卅年重德世猶尊

吾門

父瑀仕漢符離令性嚴毅惟敏中一子躬自教督不假顏色嘗謂其母曰大吾門者此兒也

書生

敏中隨父赴調京師有書生過門見敏中謂鄰母曰此兒風骨秀異貴且壽鄰母入告其家比出已不見矣

驛傳

有言敏中在法寺時皇甫侃監無為軍權務以賄敗發書歷詣朝貴求為末減敏中亦受之事下御史按實嘗有書及門敏中覩其名不啟封遣去俄捕得侃私僮詰之云其書尋納箱中瘞臨江傳舍馳驛掘得封題如故太宗大驚異召見慰諭濺賞遂決意登用

廷恩

權判大理寺知制誥時沒入祖吉贓錢分賜法吏敏中引鍾離意委珠事獨不受

觀儺

眞宗幸澶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會大儺有告禁卒欲倚儺為亂者敏中密使麾兵被甲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閣無一人預知者命儺入先馳騁於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卽席斬焉既屏其尸以灰沙掃庭張樂宴飲坐客皆股栗邊藩遂安

耐職

既拜相帝謂李宗諤曰朕自卽位未嘗除僕射今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又曰敏中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勿言朕意宗諤既至敏中謝客門闌寂然宗諤與其親徑入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大夫莫不歎慰相慶敏中但唯唯又曰自上卽位未嘗除端揆非勳德隆重眷倚殊越何以至此敏中復唯唯又歷陳前世爲僕射者勳德禮命之重敏中亦唯唯卒無一言既退使人問庖中今日有親賓飲宴否亦無一人明日具以所見對帝曰向敏中大耐官職

名臣

初召爲工部郎中太宗飛白書敏中泊張詠二名付中書曰此二人名臣也朕將用之

重德

敏中居大任三十年時以重德目之

王旦

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宗時知制誥眞宗卽位累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右僕射後以疾請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卒年六十一贈太師尚書令魏國公謚文正

淩霄聳壑棟粱材無貧先人手植槐珠酒難辭慙帝眷

錦韉不飾阜民財北征王器廉頗約西詔齋糧祐甫才。
大體獨存常薦士太平賢相望三台

棟梁　錢若水有人倫鑒見旦曰眞宰相器也與之同列每日王君凌霄聳壑棟梁之材貴不可涯非吾所及李沆以同年生亦推重爲遠大之器

植槐　父祐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爲三公者此其所

珠酒　帝與王欽若行封禪遂召旦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此酒極佳歸與妻孥共以志也既歸發之皆珠也由是天書封禪等事不復異議

錦韉　事寡嫂有禮與弟旭友愛甚篤婚姻不求門閥被服質素家人欲以繒錦飾韉席不許

廉頗　契丹犯邊從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旦馳還權留守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日十日之間未有捷報時當如何帝默然良久日立皇太子旦既至京直入禁中下令甚嚴徒人不得傳播及駕還旦子弟及家人皆迎於郊忽聞後

有騶訶聲驚視之乃旦也

祐甫

西夏趙德明言民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責之帝以問旦旦請勑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而詔德明來取之德明得詔慙且拜曰朝廷有人

薦士

旦爲相賓客滿堂無以私請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數月後召與語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覯才之所長密籍其名其人復來不見也每有差除先竊疏四三人姓名以請所用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爭有所陳惟旦所奏無不可因薦可爲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惟李及陵策二人然亦爲名臣

太平

帝素賢旦嘗奏事退目送之曰爲朕致太平者必斯人也

寇準

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太宗時參知政事加給事中罷知鄧州眞宗即位累轉兵部侍郎復爲三司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罷復再三人相進右僕射封萊國公後貶雷州司戶參軍卒贈中書令謚忠愍碑曰旌忠

鑾輿危逼幸澶淵遠慮焉能計百年從此中原無北伐
坐教末葉痛南遷敵人稱誦樓臺句故相沈淪嶺海邊
歎息公安歸葬日筍生枯竹廟祠前

澶淵 契丹大入急書一夕凡五至準不發飲笑自如明日同列以聞帝大駭以問準準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爾因請帝幸澶淵衆議皆懼準力爭之不次出遇高瓊於屏間謂曰太尉受國恩今日有以報乎對曰瓊武人願效死準復入對瓊隨立庭下準厲聲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等瓊即仰奏曰寇準言是準曰機不可失宜趣駕瓊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門城樓遠近望見御蓋踴躍讙呼聲聞數十里契丹相視驚愕不能成列帝盡以軍事委準準相持十餘日其統軍撻覽出督戰時威虎軍頭張瓊守狀子以弩撼機發矢中撻覽額撻覽死乃密奉書請盟準不從而使者來請益堅帝將許之準欲

遼使稱臣且獻幽州地帝厭兵欲羈縻不絕而已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許之河北罷兵準力也論者以為其功在社稷

樓臺 準嘗作詩云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契丹服準威名嘗誦其詩稱為無地起樓臺相公

嶺海 丁謂擅權再貶雷州司戶參軍

枯竹 徙衡州司馬卒歸葬西京道出京南公安縣人皆設祭哭於路折竹植地挂紙錢踰月視之枯竹盡生筍眾因為立廟歲時享之

集義軒詠史詩鈔目錄卷四十二

宋二

集義軒詠史詩鈔卷四十二

順德羅惇衍椒生著

七言律二十七首

宋二

張詠 字復之濮州鄄城人太宗時知成都府人爲御史中丞以工部侍郎出知杭州復知永興軍眞宗即位命知益州改知昇州轉工部尙書進禮部出知陳州卒年七十贈右僕射謚忠定自號乖崖

曾愧華山分一席還從蜀郡效三呼訛言止市官憑識
績學登科衆勸儒丁謂請誅天下快傅霖來報世間無

好剛尚氣多奇節貧苦能甘宦蹟殊

一席

詠方布衣時陳希夷一見奇之詠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希夷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解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希夷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

三呼

詠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大閱始出衆遂萬呼者三詠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復攬轡而行衆不敢譁

止市

時蜀中民詭言有白頭翁午後食人兒女一郡囂然至暮路無行人旣而得造詭者戮之民遂帖息詠曰妖詭之興沴氣乘之妖則有形詭則有聲止詭之術在乎識斷不在乎厭勝也

登科

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祭郡人張及李畋張逵皆有學行爲鄉里所稱遂敎勉就舉三人悉登科士由是知勸

丁謂

轉工部尙書言近年虛國帑藏竭民膏血以泰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啟上侈心之爲也不誅死無以謝天下

章三上出知陳州

傅霖

初詠與青州傅霖少同學霖隱不仕詠既顯求霖者三十年不可得至是來謁閽吏白傅霖請見詠責之曰傅先生天下賢士吾尚不得為友汝何人敢名之霖笑曰別子一世尚爾耶是豈知世間有傅霖者乎詠問昔何隱今何出霖曰子將去矣來報子爾詠曰詠亦自知之霖曰知復何言翌日別去後一月而詠卒

奇節

少剛方尚智好為大言喜事奇節嘗謂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以典墳自律爾故事君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

古成之

字亞奭本惠州河源人五季末避地增城太宗時登第為祕書郎眞宗即位知漢州綿竹縣卒官

最上峯頭獨倚欄夜鐘初靜月光寒文奇憎命非關藥
人淡如仙不為丹五載禹門終化鯉重來蜀道竟驂鸞

紅塵入夢時何促經世才纔見一端

峯頭

成之性簡靜寡嗜欲結廬羅浮山力學不怠淹貫羣籍時或吟咏以自適出語驚人聲譽動四方

夜鐘

其後成之有憶羅浮詩云憶昔羅浮海上峯當年會得寄遺蹤凭欄月色出滄海歛枕秋聲入古松採藥淨臨幽澗洗寄書閑背白雲封紅塵一下拘名利不聽山間五夜鐘見羅浮山志

關藥

成之初上春官有司奏以梁瀨第一成之第二條傳聞焉有張賀劉師道者嫉廣南人居其上乃召成之夜飲密置啞藥於食中比黎明臚唱成之唶不能應怒其不恭扶出或勸訟以自明成之殊不憾日司命者有定非人所與也聞者服其量後五年復登第都下兢傳賀師道事上聞欲置於法成之申救謝無有召見太宗嗟賞之宋興廣州舉進士者自成之始

人淡

成之雅意林壑每訪名勝攀躋猿鳥之宅竟日忘歸久官於蜀末嘗擕妻子居常裕如也人見其閑淡遂以爲仙增城人稱爲紫虛先生綃其

形祠之

蜀道

李順之亂蜀也張詠出知益州以成之有惠政辟知綿州魏城縣先是宦者王繼恩討賊至綿居民避兵者多溺死積骴如疊子遺者皆瘡痍老幼流徙爲墟成之既至勞來而賙育之運米以濟饑發藥以療疾疫經晝有法活數千人事稍暇卽立學校課農桑逆亂之俗爲之一變其後蜀又有警復以詠知益州詠以成之長於撫恤再辟知獲州綿竹縣其政如宰魏城時遂卒於官

經世

人皆以成之抱經世才惜其不致大用云俱見廣州人物傳

种放

字名逸河南洛陽人太宗時隱士眞宗召赴闕除官輒辭其後隱節稍不終

造物從來最忌名三秋雨集澮皆盈大賢面命師千古
慈母心憂愧半生仗馬應嫌頻歲覲蹇驢亦解習春明
紫芝一事差相做守獨終身操尙清

忌名

邵康節嘗云優好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地勿再往時放有盛名謂之曰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所最深忌子名將起必有物敗之後果被訾議憂其不能靜退以完貞操

歲覲

詳見林逋詩註

慈母

放與母偕隱母亦樂道薄滋味每戒放外鶩常

紫芝

唐元德秀不娶放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資束修養母亦終身不娶遇山水暴漲道阻絕糧輒食芋栗每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餌山藥往往竟日

李迪

迪字復古濮州人真宗時舉進士第一歷官太子賓客吏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立出知鄆州後復相又罷為刑部尚書知亳州久之以彰信軍節度使致仕卒年七十七贈司空兼侍中謚文定

天子於財無內外此言嚴正救民饑弄權獨自排姦宄

監國何容失事機。儒者。知兵。羅武庫。重臣。去職。悵綸扉。
莫疑求退身輕易。宰相原來起布衣。

內外 時頻歲蝗旱問何道以濟迪曰祖宗置內藏庫正以備凶荒請發以佐國用帝因出三司使所上歲出入財用數示迪曰當出金帛數百萬借三司迪曰天子於財無內外願詔三司明示恩德何必曰借帝從之

監國 上不豫寇準議太子總軍國事迪贊之丁謂曰卽上體平何以處之迪謂監國乃古制定議於資善堂聽常事他皆請旨

知兵 秦州曹瑋屢請益兵迪奏言關右兵多可分以赴何必再遺因出佩囊中方寸小册備書陝西兵糧數甚悉帝目黃門取紙筆具疏其處當留兵若干餘悉赴瑋帝大喜曰真所謂頗牧在禁中兵復決勝期果應真宗益重焉

去職 奏丁謂罔上弄權黨曹利用馮拯私林特錢惟演而嫉寇準特子殺人事寢不治惟演姻家乃使預政準無罪反行罷斥臣願與謂俱罷

付臺劾正帝怒留制不下左遷廸戶部侍郎尋出知鄆州始謂擅權用事除布衣吏多不以聞怒語同列日廸起布衣至宰相有以報國死猶不恨安能附權倖為自安計耶

楊億 字大年建州浦城人太宗時官直集賢院眞宗卽位累遷翰林學士兼史官修撰判館事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日文

夢中忽見羽衣仙。懷玉山人下降年。七歲能文天子召二京獨賦寺丞遷非因史職鵷班眷早有詩章鳳詔宣友。契。萊。公。心。莫。逆。一。時。雄。略。助。澶。淵。

懷玉 億將生時父文逸夢一道士自稱懷玉山人來謁未幾億生有毛被體長尺餘經月乃落幼能言母口授以孝經卽成誦

七歲 七歲能屬文對客談論有老成風雍熙初年十一太宗聞其名詔江

南轉運使張去華就試詞藝送闕下連三日得對試
詩賦五篇下筆立成太宗深加賞異即授祕書省正
字特賜袍笏

二京

涫化中詣闕獻文改太常寺奉禮郎仍
令讀書祕閣獻二京賦命試翰林賜進
士第遷光祿寺丞

史職

詔錢若水修太宗實錄奏億參預凡
八十卷而億獨草五十六卷書成乞
外補就養知處州眞宗稱其才
長於史學留不遣固請乃許之

鳳詔

景德初以家貧
乞典郡江左詔
令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駿事召為翰林學士又
同修國史以疾在告遣中使致太醫視之億拜章謝
上作詩批紙尾有副予前席待名賢之句

澶淵

契丹大入眞宗幸澶淵億
隨至寇準營日與準飲博
讙呼帝使人覘其所為喜曰準能如此
吾復何憂後果成大功數十年無邊患

林逋

字君復錢塘人隱居西
湖仁宗賜號和靖先生

有。人。嵩。少。買。松。關。新。侍。君。王。泰。岱。還。風。雪。半。湖。梅。對。屋。

雲霄萬里鶴歸山廬猶傍墓魂應戀名不因詩藁可删

一櫂江淮尋舊夢倦遊回首自蕭閒

有人 种放隱終南山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求歸山屢至闕下進工部侍郎復還山有人貽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巖谷放不答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晚節頗飾輿服又表徙居嵩山仍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辨糧之具之直時議浸薄之

梅鶴 逋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妻梅子鶴終身不娶

傍墓 嘗自爲墓於其廬側臨終作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

因詩 逋善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淡峭特多奇句既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

倦遊 逋性恬淡好古

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

王　曾　字孝先青州益都人弱冠舉進士第一眞宗時參知政事遷吏部侍郎兼太子賓客仁宗朝位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罷知青州尋復入相封沂國公又以右僕射出知青州改判鄆州加資政殿大學士卒年六十一贈侍中謚文正碑曰旌賢

豈。將。溫。飽。志。平。生。十載沙隄著直聲太后。制。難。違。輔。相。宦。官。柄。不。撓。公。卿。妖言屢戢由安謐。瑞應休誇戒滿盈。三斗醋酸能喫盡寬中洪量冠時英

溫飽曾自青州發解南省廷試皆首冠劉子儀爲翰林學士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曾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

十載　曾正色獨立朝廷倚以爲重前後輔政十年處天下事審而中

禮性儉素居家人不見其喜慍之色在上前開陳處可辨博有餘每廣朝大會郎謁者覷進止如有尺寸士大夫服其清修莫敢干以私嘗云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故其言曰恩若已出怨將誰歸聞者歎服

太后

初眞宗不豫皇后居中預政太子雖聽事資善堂然事皆決於后中外以爲憂錢惟演后戚也曾密語惟演曰太子幼非中宮不能立加恩太子則太子安太子安所以安劉氏也惟演以爲然因以白后帝崩曾奉命入殿廬草遺詔以明肅皇后輔立皇太子權聽斷軍國大事丁謂欲去權字曾曰皇帝沖年太后臨朝斯國家否運稱權猶足以示後且增減制書有法表則之地何可亂之耶遂不敢去

宦官

仁宗立遷禮部尚書羣臣議太后臨朝儀曾請如東漢故事太后坐帝右垂簾奏事丁謂獨欲帝朔望見羣臣大事則太后召對輔臣決之非大事則令入內押班雷允恭傳奏禁中晝可以下曾曰兩宮異處而柄歸宦官禍端兆矣謂不聽既而允恭坐誅謂亦得罪自是兩宮垂簾輔臣奏事如曾議

妖言

先是出知應天府天禧中民間訛言有妖起若飛帽
夜搏人自京師以南人皆恐曾令夜開里門敢倡言
者即捕之卒無妖天聖四年夏大雨傳言汴口決水
且大至都人恐欲東奔帝問曾曾曰河決奏未至第
民間妖言爾不足　　眞宗時瑞應沓至曾嘗入對
慮也已而果然　瑞應帝語及之曾奏曰此誠國家
承平所致然願推而弗居異日或有災沴則免與議
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應宮下莫敢言者曾陳
五害醋喫曾性資端厚平居寡言笑進退士人莫有
以諫　　知者嘗云人能胸中喫得三斗醋斯可以
為宰
相矣

孫　奭字宗古博平人徙須城太宗時以九經及
　　第為大理寺評事國子直講賜五品服眞
　宗時累官龍圖閣待制左諫議大夫出知河陽
　徙兗州仁宗時歷官兵部侍郎請老以工部尚
　書復知兗州致仕卒年七
　十四贈左僕射謚曰宣

妄誕天書黷濫臨東封西幸又汾陰朴忠屢見攻符瑞
直道終忠盡悃忱經典遺徽旨治法奏章讜論卽良箴
父亡詆面心純孝匪獨淹通重藝林

天書

大中祥符初得天書以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將祀汾陰奭陳十不可

朴忠

帝知奭朴忠言雖厲聞容之弗斥

符瑞

奭奏言今野鵰山鹿郡國交獻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乎又疏朱能姦憸小人妄言祥瑞昔漢文成將軍僞爲帛書天子識其手迹坐誅本朝侯莫陳利用姦謀敗露旋踵亦論死兩事宜法

直道

始爲國子直講太宗臨幸召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喟然歎曰此至言也

經典

嘗掇五經切於治道者爲經典徽言五十卷

治法

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上意或不在書則拱默以俟

帝爲竦然改聽讜論又上疏言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於凶饑唐高祖因煬帝漫遊而興耶律德光以少帝惑小人而入等語前後奏詞皆痛切舐面奭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頮淹通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奭爲解析微指諸生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相率從之遂以九經及第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蒙正猶子眞宗時官給事中參知政事仁宗卽位拜戶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既罷復再三入相拜司空封許國公兼樞密使復以太尉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諡文靖上書其碑曰懷忠

上疏請除農器算。緩民未遲俟河通。晨妃敢問宮庭裏

先帝休酬服玩中鎮去監軍紓祕策城爭京邑有深衷

獨嫌廢置因私怨孔范難容負聖功

農器

選知濱州代還奏農器有筭非所以勸力本也遂詔天下農器皆勿筭

河通

時京師大建宮觀伐材木於南方有司責期會工徒至有死者趣以亡命收繫妻子夷簡請發其役從之又言盛冬挽運艱苦須河流漸通以卒番送真宗曰觀卿奏有爲國愛民之心矣擢刑部員外郎

宸妃

後章懿太后爲順容薨宮中未治喪夷簡朝奏事因曰聞有宮嬪亡者太后矍然曰宰相亦預宮中事耶引帝偕起頃獨出曰卿何間我母子也夷簡曰太后他日不欲全劉氏乎太后意稍解有司希太后旨言歲月葬未利夷簡請發哀成服備儀仗葬之

服玩

真宗祔廟太后欲具平生服玩如宮中以銀罩覆神主夷簡言此未足以報先帝今天下之政在兩宮惟太后遠姦邪獎忠直輔成聖德所以報先帝者宜莫若此也

監軍

議者以朝廷使宦者監兵主帥節制不得專故劉平失利於西鄙遂乞罷監兵仁宗問夷簡夷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臣待罪宰相不與中官私交無由

知其賢否願詔押班保舉有不職與同罪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於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

京邑

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備狄衆是其說唯夷簡以為非曰雖有契丹之虜設備當在河北奈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乃議建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拔郢計也卒建北京識者避之

私怨

郭后以怒尚美人批其頰誤傷帝頸帝以爪痕示執政大臣夷簡以前罷相故遂主廢后議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撻坐廢況傷陛下頸乎夷簡將廢后先赦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右司諫范仲淹率臺諫詣閤門請對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乃貶出道輔等后遂廢

聖功

初呂蒙正嘗對眞宗言臣諸子皆不足用有姪夷簡宰相林也帝信之遂至大位

張兪

字少愚益之郫人仁宗時詔為校書郎不赴其後凡六徵不起隱居青城山怡然自

得卒年六十五

平戎獻策爲犁黎攻取機明錦水西請授文官仍隱遯
力推人望杜排擠舉頭山聳青千仞繞足雲生白一溪
底事潞公頻倒屣逸民泉石樂幽棲

獻策 俞少嗜書好爲詩嘗舉進士不中又舉茂才異等不中屬西戎犯邊乃上書陳攻取十策謂當無事之日人自矜賢及有事之秋主隨其辱宰相呂夷簡曰魏元忠所上書不及也

文官 詔以爲校書郎而請授其父仍召俞赴闕俞不赴乃上夷簡書曰今之機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乎內後治乎外則天下可安矣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夷狄也

人望 俞上夷簡書又云范仲淹以謙靜而遭擯斥若外衙物望內惟邦本宜委重柄而授之苟能行此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也夷簡甚重其言又下詔敦

遺俞復一溪其後大臣屢薦凡六詔起之卒潞公文
不起　不起遂終老青城山之白雲溪彥
博守蜀高其行田況繼彥博尤重之每見必倒屣嘗
謂僚佐日斯人用之便可作正言司諫不用則巖谷
一病叟耳俞爲人不妄憂喜
性高情淡有超然遠俗之志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眞宗時官集賢校理
仁宗即位累遷刑部尚書居相位罷知潁
州徙陳州又徙許州拜觀文殿大學士知永興
軍徙河南府以疾卒年六十五贈司空兼侍中
諡元獻

神童七歲擅名譽。主眷先邀召試初。劉晏齊年官正字。
黃香中祕讀奇書。富楊擇壻賢宜託。孫蔡彈章事並虛。
江外出身同進士。曲江風度較奚如。

七歲 殊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

中祕 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既成數稱善擢祕書省正字祕閣讀書命直史館

富楊 殊善知人富弼楊察皆其壻也殊為宰相兼樞密使而弼為副使辭所兼詔不許其信遇如此

孫蔡 孫甫蔡襄上言宸妃生聖躬為天下主而殊嘗被詔誌宸妃墓沒而不言又奏論殊役官兵治僦舍以規利坐是降工部尚書知穎州然殊以章獻太后方臨朝故誌不敢斥言而所役兵乃輔臣例宜借者時以為非殊罪

曲江 方殊召試時宰相寇準曰殊江外人帝顧曰張九齡獨非江外人耶

魯宗道 字貫之亳州人真宗時以直龍圖閣奉使契丹仁宗即位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禮部侍郎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肅簡

僞周明作劉唐論不許西陵七廟尊直諫榮題宸翰字
故交私飲酒家樽朝廷擇守勤宣化館閣儲才豫正源
參政魚頭中外憚海鹽魯浦庶猶存

劉唐 章獻太后臨朝問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后默然 七廟 時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 直諫 初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 故交 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亟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即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無杯盤故就酒家飲

帝以爲忠實可大用

宣化 嘗言守宰去民近而無以區別能否朝廷擇守時宜令大臣延之中書詢考以言察其應對設之以事觀其施爲才不肖皆得進退之吏部之擇縣令放此庶得良守宰宜助聖化矣眞宗納之

正源 時執政多任子於館閣讀書宗道曰館閣育天下英才豈紈袴子弟得以恩澤處耶

魚頭 自貴戚用事者皆憚之目爲魚頭參政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

海鹽 初調海鹽令縣東南舊有港導海水至邑下歲久湮塞宗道發鄉丁疏治之人號魯公浦

杜衍 字世昌越州山陰人仁宗時歷官吏部侍郎樞密使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旋以尙書左丞出知兗州累遷至太子太師封祁國公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諡正獻

淮揚治績譽交馳星使簾前歎久知爲議常平臺賞罰

頻封內降閣綱維杜姦卹獄推明識主守歸降服遠夷

烏幘皁袍身退後惜無佳壻漢書隨

久知徙知揚州章獻太后遣使安撫淮南使還未及他語問杜衍安否使者以治狀對太后歎曰吾知之久矣

常平仁宗時召為御史中丞議常平法日歲有豐凶穀有貴賤官以法平之則農有餘利矣今豪商大賈乘時賤收水旱則稽伏而不出冀其翔踊以圖厚利而困吾民請量州郡遠近戶口衆寡嚴賞罰以課責官吏使出納無塞增損有宜

內降拜吏部侍郎樞密使每內降恩率寢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諫官歐陽修入對帝日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凡有求於朕每以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杜姦嘗兼判吏部流內銓選補科格繁長主判不能悉闕吏多受賕出縮為姦衍既視事即敕吏函銓法問日盡乎日盡矣力閱視具得本末曲折明日令諸吏無得升堂各坐曹聽行文書銓事悉自予奪由是吏不能為姦利數月聲動京師改知審官院其裁制如判銓時未幾遷工

部侍郎知永興軍民有畫亡其婦者爲設方略立捕得殺人賊發所瘞屍井得賊殺他婦人屍二泰人大驚

主守

契丹與趙元昊戰黃河外范仲淹宣撫河東欲以兵自從衍日二國方交鬬勢必不來我兵不可妄出仲淹爭議帝前誣衍語甚切仲淹嘗父行事衍衍不以爲恨契丹壻劉三嘏避罪來歸輔臣議厚館之以詰契丹陰事諫官歐陽修亦請留三嘏帝以問衍衍日中國主忠信若自遣誓約納叛亡則不直在我且三嘏爲契丹近親而逋逃來歸其謀身若此尙足與謀國乎納之何益不如還之乃還三嘏

烏幅

衍淸介不殖私產既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才數十楹居之裕如也出人從者十許人烏幅阜綈袍革帶或勸衍爲居士服衍日老而謝事向可竊高士名耶

漢書

初衍壻蘇舜欽每夕取酒一斗衍使人覘之舜欽方讀漢書張艮傳至艮與客狙擊秦始皇謨中副車遽撫掌日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自又讀至艮日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日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

一大白衍聞而笑曰如此下酒物雖一斗不多也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人仁宗時歷官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召拜樞密副使改參知政事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累遷戶部侍郎封汝南公知青州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

能甘貧賤即英雄。多少清流誤此中。經世功名齏粥淡。秀才憂樂草廬公。龍圖蔚望新參政。虎旅知方老禦戎。尚有義田周九族。親親推廣溯遺風。

齏粥 幼流離貧困後依戚同文學晝夜不息冬月憊甚以水沃面至斷齏塊粥而食人不能堪仲淹不以為苦有以公厨餽者不受晏殊薦為祕閣校理仲淹汎通六經長於易學者多從質問為執經講解

亡所倦嘗推其倖以食四方遊士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晏如也每感激論天下事奮不顧身一時士大夫矯厲倘風節自仲淹倡之

草廬

史臣曰自古一代帝王之興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諸賢無愧乎此仲淹初在制中遺宰相書極論天下事他日爲政盡行其言諸葛孔明草廬始見昭烈數語生平事業備見於是豪傑自知之審類如斯乎攷其當朝雖不能久然先憂後樂之志海內罔已信其有宏毅之器足任斯責矣

參政

諫官歐陽修等言仲淹有相才請罷王舉正用仲淹遂改參知政事帝方銳意太平數問當世事仲淹語人曰上用我至矣事有先後久安之弊非朝夕可革也帝再賜手詔又爲之開天章閣召二府條對仲淹皇恐退而上十事一曰明黜陟二曰抑僥倖三曰精貢舉四曰擇長官五曰均公田六曰厚農桑七曰修武備八曰推恩信九曰重命令十曰減徭役天子方信嚮仲淹悉采用之

與我

其後謗言漸趨會邊陲有警因與樞密副使富弼請行邊於是以仲淹爲河東陝西宣撫

使義田錢公輔義田記范文正公方貴顯時置負郭

義田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養濟羣族之人月有食歲有衣嫁娶凶葬皆有贍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皐人仁宗時官湖州教授歷遷太子中允兼國子監直講以太常博士致仕卒年六十七謚文昭學者稱爲安定先生

一官教授重湖州○齋創東西別品流○太學科條來取法○
諸生容止認從遊○白衣帝獎胡儀習○素尺人尊樂律修○
博士銀魚膺賜去○東門宛餞二疏秋○

湖州以保甯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

齋創其在湖學置經

義治事二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

科條

慶歷中興太學下湖州取其法著爲令

容止

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至不能容取旁官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雖不識皆知爲瑗弟子也

朝儀

先是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知蘇州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政殿故事召對須先就閤門習儀瑗曰吾生平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閤門奏帝令就舟次習之瑗固辭帝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帝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

樂律

瑗與阮逸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一虡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

銀魚

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遷太常寺丞賜緋衣銀魚

東門

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

東門外時
以爲榮

孔道輔字原魯兖州人孔子四十五世孫仁宗時
歷官御史中丞出知鄆州卒年五十四贈
侍郎

侮聖當筵責契丹。安能和氣致天寒。碎蛇觀裏魚鬚笏。
鳴鳳臺端豸角冠。賢重毋儀風教肇。訣譏相職露章彈。
僉壬言進程琳罷。未路憂危直道難。

侮聖　奉使契丹道除右司諫龍圖閣待制契丹宴使
者優人以文宣王爲戲道輔拂然徑出契丹使
主客者邀道輔還坐且令謝之道輔正色曰中國與
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慢侮先聖而不
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
何謝契丹君臣默然

和氣　契丹又酌大卮謂曰方
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

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為生事且開爭端仁宗問其故曰契丹比為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契丹輒為所侮若不較恐益慢中國帝然之

碎蛇

初為寧州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眞武殿中一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質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歎服

臺端

進龍圖閣直學士遷給事中在兗三年復入為御史中丞道輔性鯁挺特達遇事彈劾無所避出入風采肅然

母儀

郭皇后廢道輔率諫官孫祖德范仲淹宋郊劉渙御史蔣堂郭勸楊偕馬絳段少連十人詣垂拱殿伏奏皇后天下之母不當輕議廢黜願賜對盡所言夷簡奏伏閣請對非太平美事於是出道輔知泰州

相職

章獻太后臨朝召為左正言受命日論奏樞密使曹利用羅崇勳竊弄威柄宜早斥去以淸朝廷立對移刻太后未有旨可其言乃退

僉壬

初道輔與其父里中僦郭贊舊宅居之有言於帝者曰道輔家近太廟出入傳呼非所以尊神明即詔道輔他徙集賢校理張宗古言漢内史

府在太廟壖垣中國朝以來廟垣下皆有官私第舍謂不須避帝出宗古通判萊州道輔歎曰憸人之言入矣

程琳 道輔受詔鞫馮士元獄事連參知政事程琳時宰相張士遜素惡琳而疾道輔不附已將逐之察帝有不悅琳意乃謂道輔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見上為辨之道輔入對言琳罪薄不足深治帝果怒以道輔朋黨大臣出知鄆州

直道 道輔知為士遜所賣煩憤惋時大寒上道行至章城發病卒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

包拯 字希仁廬州合肥人仁宗時官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後擢御史中丞拜樞密副使遷禮部侍郎卒年六十四贈尚書諡孝肅

臣年七十更無兒一語能消主上疑宗社關心籌遠大
權豪斂手絕恩私閻羅執法朝廷肅待制稱官婦孺知

漫說鬱林清載石。端溪硯好不曾持。

七十時未立太子拯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以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權豪**拯立朝剛毅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人以其笑比黃河清**閻羅**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待制**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說清**與人不苟合不僞辭色悅人平居無私書故人親黨皆絕之雖貴衣服器用飲食如布衣時嘗曰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不得放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端硯**嘗知端州遷殿中丞端土產硯前守緣貢率取數十倍以遺權貴拯命製者才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种世衡**字仲平河南洛陽人仁宗時知環州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卒贈成州團練

使

靑澗城因廢壘堅百錢一畚湧飛泉峨眉酋賜當筵上
馬首夷蹭拜帳前。二將計誅平二族三山募築接三川
枋資嚆肯推昆弟惟取圖書少巳賢。

靑澗 簽書同州鄜州判官事西邊用兵守備不足世衡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朝廷從焉命董其役夏人屢出爭世衡且戰且城之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地百五十尺始至於石石工辭不可穿世衡命屑石一畚酬百錢卒得泉城成賜名靑澗城

酋賜 羌酋慕恩部落最强世衡嘗夜與飲出侍姬以佐酒既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中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慚懼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卽以遺之由是得其死力諸部有貳者使討之無不克

夷拜

知環州蕃部有牛家族奴訛者素倔彊未嘗出謁郡守聞世衡至遽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往勞部落是夕大雪深三尺左右曰地險不可往世衡曰吾方結諸羌以信不可失期遂緣險而進奴訛方臥帳中謂世衡必不能至世衡蹵而起奴訛大驚曰前此未嘗有官至吾部者公乃不疑我耶率其族羅拜聽命

計誅

有兀二族世衡招之不至卽命慕恩出兵誅之其後百餘帳皆自歸莫敢貳因合諸族置烽火有急則舉燧介馬以待世衡在青澗城元昊未臣其貫人旺榮剛浪凌背有材謀號大王親信用事世衡以奇計間之元昊遂殺二將

募築

遷東染院使環慶路兵馬鈐轄環慶之間屬羌有明珠滅臧康奴三族最大撫之則驕不可制攻之則險不可入常爲原州患其北有三川通西夏三山之間有古細腰城范仲淹宣撫陝西命世衡與知原州蔣偕共城之世衡以錢與戰士晝夜板築旬日而成乃召三酋諭之以官築此城爲汝禦寇三族既出其不意又援路以絕因而服從及卒羌酋朝夕臨者

數日靑澗及環人　析資世衡少尙氣節昆弟有欲析其資者悉推與之惟取圖書

圖其像而祠之　而已

蘇舜欽 字子美梓州銅山人易簡孫仁宗時以蔭補齋郎調滎陽尉尋舉進士歷遷大理寺評事以范仲淹薦除集賢校理監進奏院爲王拱辰所忌坐誣除名株連頗衆舉朝驚愕久之起爲湖州長史卒年四十一

古文提唱先仙見切歐蘇慷慨歌詩出益都大白一浮雄意氣拔丹三疏想規模鐵憐鸞翮稀中散嫉困峨眉屈左徙亭際滄浪饒水石隨時笑傲得淸娛

古文 少慷慨有大志狀貌怪偉當天聖中病學者爲文多務對偶乃獨與穆修爲古文歌詩一時豪

俊靡然
從之
三疏
玉清昭應宮災疏言宜求直言內省罷
再造之勞逝前世之法不報又上言孔
道輔范仲淹剛直不撓皆罹中傷使正臣奪氣變士
咋舌上位孤危可為驚怛及康定中河東地震復疏
二大事一日正
心一日擇賢
嫉困
范仲淹薦其才召試除集賢校
理監進奏院會院當祀神舜欽
與右班殿直劉巽用鬻故紙公錢召妓樂設宴御史
中丞王拱辰廉得之諷其屬論奏事下開封劾治舜
欽巽坐自盜除名同會知名士十餘人皆罷逐先是
舜欽娶宰相杜衍女衍與仲淹富彌在政府欲更張
庶事故拱辰等不便之
滄浪
寓居蘇州買木石作滄
是舉欲因以搖衍也
浪亭益讀書發憤為歌
詩其體褻豪放往往驚人善草書每
酒酬落筆爭為人傳及卒世尤惜之

余靖
字安道號武溪部州曲江人仁宗時
歷官工部尚書卒贈刑部謚曰襄

筠州謫為救饒州敢諫趨朝佞倖仇書務嘉言當北使

聯鑣將略共西謀光驚舍利休欺佛服靳刑官慎鞫囚

不信夢中神語報奏淮亭水逝悠悠

鈐州

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議大臣重加譴謫儻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疏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

敢諫

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請後還朝修起居注又疏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黜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

北使

司天言太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二妃不可不監白犯歲星又犯執法請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冉辭日以所奏事書勿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忝係奏

西謀

儺智高反邑州乘勝掠九郡以兵日幾昃乃罷圜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袭次起

靖為祕書監知灃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共討賊平之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開寶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舍利寺靈感塔災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天意聞嘗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太常博士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聽再圖營造鞫四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日治獄而錫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此龍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日朕不欲因鞫因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往陛下前日諭覺是則請嘗夢神人今日賜翼非矣其說多見納用奏亭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代歸卒則江甯府秦淮亭也三司使蔡襄為靖言特加贈諡

宋祁

字子京開封雍邱人庠弟與兄同舉進士仁宗時官工部尚書拜翰林學士承旨兼

羣牧使封常山郡公卒年六十四謚景文

一枝紅杏露華新。半臂禁寒錦水濱。丰韻恨非莊重體。才華多誤侈豪身。廷中邊議過名將。閫外兵儲愧計臣。百五十篇唐列傳。事增文減筆嶙峋。

紅杏祁有紅杏枝頭春意鬧之句時目為紅杏尚書半臂祁多內寵嘗宴曲江偶微寒命取半臂其妾各送一枚祁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見東軒筆錄莊重祁兄弟皆以文學顯而祁尤能以文善議論然清約莊重不及庠論者以祁不至公輔亦以此云邊議徒定州上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眞定以其扼賊衝為國門戶也又上禦戎論七篇加端明殿學士特遷吏部侍郎知益州兵儲初遷工部員外郎同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方陝西用兵調費日蹙祁遂上疏

曰朝廷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財窮用徧而欲興師遠事誠爲無謀若能去三冗節三費專備西北之屯可曠然高枕矣

列傳

修唐書十七年自守亳州出八內外常以稾自隨爲列傳百五十篇自以爲文滅於前事增於後今稱爲新唐書而五代時劉昫所撰則謂之舊唐書歐陽公專撰紀志

周子

名敦頤先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攺今名字茂叔道州營道人神宗時知郴州趙抃呂公著薦爲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疾知南康軍因家蓮花峯下號曰濂溪卒年五十七寧宗時追封汝南伯謚元公

超然飛躍契鳶魚千載儒宗接子輿弄○月○吟○風○苞○太○極○
鈎○河○摘○洛○匯○通○書○清標溪上花常愛生意窗前草不除
識得孔顏眞樂處胸懷光霽境非虛

儒宗

其所以上承魯鄒千載之統下啟河洛百世之傳者脈絡分明而規模亦宏遠矣本朱子語河南二程往受業先生每令尋孔顏樂處所樂

吟風

何事明道嘗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通書

所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約而道大文質而雅有高趣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者

溪上

尤好佳山水迴適意處或徜徉終日盧山之麓有溪發源蓮花峯口潔清紺寒下合於溢江先生樂之因自號濂溪而築書堂其上嘗著愛蓮說

窗前

明道嘗曰先生窗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光霽

豫章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於求志薄於邀福而厚於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

邵子

名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徙衡漳又徙共城後葬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仁宗末詔

求遺逸留守王拱辰薦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不就卒年七十六贈祕書省著作郎謚康節

爭識車音迓一鄉。名高四海若相忘。乾坤手握犧經數。日月心淸燕坐香。觀物靜中皆道德。置身空際見陰陽。人豪天挺窮深蘊。問答漁樵夜話長。

車音 春秋時出遊城中大寒暑風雨則不出每出乘小車用一人挽之隨意所適過主人喜客則留三五宿又之一家亦如之經月忘返與人言依於孝弟忠信以風諭於道洛中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好事者或別作屋如先生所居以俟其至號曰行窩

犧經 先生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所自得及其學益篤德益邵玩心

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伏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

燕坐

王天悅常乘月相訪必見其燈下正襟危坐雖夜深亦如此先生爲襲牖讀書燕居其下旦則焚香獨坐

靜中

朱子作先生像贊曰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開中今古靜裹乾坤

漁樵

先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

狄青

字漢臣汾州西河人仁宗時以行伍起家歷官樞密使後以護國軍節度使同平章事知陳州卒年五十贈中書令諡武襄

元戎三鼓麾重關賓客驚疑醉夢間西伐詔圖形貌進
南征兵奏凱歌還雄姿已觸當朝忌涅面空留舊日斑

遼夏邊塵猶擾擾忍教名將歎投閒

重關用元夜張宴奪崑崙事**形貌**初仁宗以青數有戰功欲召見問以方略會賊冠渭州命圖形以進**凱歌**青平儂智高於邕州嶺外遂安還朝爲樞密使**觸忌**青在樞密四年每出土卒輒指目以相矜誇又言者以青家狗生角且數有光怪請出青於外以保全之不報嘉祐中京師大水青避水從家相國寺行止殿上人情頗疑文彥博亦忌之迺罷青以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出判陳州**涅面**青舊行伍十餘年而貴是時面涅猶存帝嘗敕青傳藥除字青指其面曰陛下以功擢臣不問門地臣所以有今日由此涅爾臣願留以勸軍中不敢奉詔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仁宗時歷官刑部尙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英宗立累加右僕射兼權樞密院封魏國公神宗即位進司空兼侍中判相州卒年六十八贈尙書令諡忠獻上

篆其碑曰兩朝顧命定
策元勳徽宗追封郡王

相能定策將綏戎累百歐陽可及公臚唱祥雲耀史筆
吟成喜雨歛神功離開黃菊香留晚格沮青苗任不終
調護兩宮眞學問乾坤開氣屬孤忠

定策 帝既連失三王自至和中得病不得御殿中外
惴恐臣下爭以立嗣固根本爲言包拯范鎮尤
激切積五六歲依違未之行言者亦稍怠至是琦乘
間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皆由
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
者以爲宗廟社稷計議遂漸定琦既輔立英宗門人
親客或從容語及定策事琦必正色曰此仁宗聖
德神斷爲天下計皇太后內助之力臣子何與焉 綏
戎 琦與范仲淹在兵間久名重一時人心
歸之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爲韓范 累百 歐陽
修甚

服琦之量嘗自言曰累百歐陽修何敢望韓公**祥雲**琦風骨秀異弱冠與進士名在第二方唱名太史奏日下五色雲見左右皆賀**喜雨**琦作喜雨詩有曰須臾慰滿三農望斂御神功寂似無人謝其成大功而不自居即此可見一斑**黃菊**琦又嘗有詠菊詩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黃花晚節香後自服官以迄謝事果無幾微之玷**青苗**王安石用事出常平使者散青苗錢琦亟言之帝出其疏以示宰臣曰琦眞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安石勃然持之益力**兩宮**初英宗暴得疾太后垂簾聽政帝疾甚舉措或改常度遇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悅者乃共爲讒間兩宮遂成隙琦與歐陽修奏事簾前太后嗚咽流涕具道所以琦曰此病固爾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修亦委曲進言太后意稍和久之而罷帝寢疾琦入問起居言曰陛下久不視朝願早建儲以安社稷帝頷之即召學士草制立潁王神宗立拜司空兼侍中**聞氣**

琦早有盛名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見於色論者以重厚比周勃政事比姚崇其爲學士臨邊年甫三十天下已稱爲韓公　程伊川亦稱爲間氣

孤忠　琦嘗曰如琦孤忠每賴神明相助幸而多有成爾

富弼字彥國河南人仁宗時歷官禮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母憂罷英宗立拜樞密使出判河陽神宗即位累拜左僕射復居相位求退章數十上遂以武寧節度使判亳州封韓國公改鄭國公進司徒卒年八十贈太尉加贈太師謚文忠御篆其碑曰顯忠

澶淵兄弟舊盟寒。偪偪攄忠抗契丹。暫爲權宜從納幣。力辭樞密恥酬官。憐才尚恨知人易。致主爭如奉使難。猶賸流離民數萬。都號安撫乞朝餐。

攄忠　會契丹屯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求關南地朝廷擇報聘者皆以其情叵測莫敢行呂

夷簡因前憾遂薦弼歐陽修引顏真卿使李希烈事
請留不報既至弼見契丹主問故契丹主曰南朝違
約塞雁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請
舉兵而南吾以為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
晚也弼曰北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
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
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　　弼
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　納幣再
至遼契丹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之辭當
曰獻否則曰納弼爭之契丹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
惜此二字若我擁兵而南得無悔乎弼曰本朝兼愛
南北故不懼更成何名為懼或不得已至於用兵則
當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知也弼聲色俱厲契
丹知不可奪乃曰吾當自遣人議之復使劉六符來
弼歸奏曰臣以死拒之彼氣折矣　　始受命聞一
可勿許也朝廷竟以納字與之　樞密女卒再受命
聞一子生皆不顧又除樞密直學士遷翰林學士皆
懇辭曰增歲幣非臣本志特以方討元昊未服與角

故不敢以死爭其敢受乎三年拜樞密副使辭愈力
改授資政殿學士七月復拜樞密副使彌言契丹既
結好議者便謂無事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願陛下
思其輕侮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以詰納上前而
罷踰月復申前命使宰相諭之曰此知人王安石用
朝廷特用非以使遼故也彌乃受命事雅不與
彌合彌度不能爭多稱疾求退章數十上神宗將許
之問曰卿卽去誰可代卿者彌薦文彥博神宗默然
良久曰王安石何如彌亦默然先是彌過宋都語張
方平曰人固難知方平曰謂王安石平亦非難知者
頃知皇祐貢舉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事皆欲紛
更某惡其為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彌有愧色蓋
彌素亦善流離既為樞密與仲淹同心輔政會夏竦
安石也怨彌中以飛語彌懼求宣撫河北還
仍出知鄆州歲餘加給事中移青州兼京東安撫使
歲大祲盡法賑濟安置得所活饑民五十餘萬人天
下傳以為式帝問遣使褒勞拜禮部
侍郎彌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歐陽修

字永叔自號醉翁又號六一居士吉州廬陵人仁宗末官參知政事英宗立遷吏部侍郎神宗嗣位以刑部尚書知亳州遷兵部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徙知蔡州以觀文殿大學士致仕卒年六十六贈太子太師謚文忠

瀧岡雲氣護新阡碑壓蛟龍涙湧船孝子文章神借讀
忠臣諷諫史重編錄成金石餘千卷身遠朝堂又十年
朋黨論精邪黨忌星星白髮帝猶憐

蛟龍

修作瀧岡阡表既刻石以船載而樹墓行至中流大風湧浪碑忽沈水次日復浮起於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二何旁加倈圈蘇軾跋之曰文能動蛟龍孝足感天公之德業至矣極矣天下後世誰不翁然而師尊之

諷諫

修知諫院仁宗獨奬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奉

勑修五代史論斷不忘諷諫**金石**修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十年**邪黨因其孤甥張氏獄傅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潁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朋黨**初范仲淹之貶饒州也修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修乃爲朋黨論以進言當退小人之僞朋進君子之真朋蓋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故同道相益可以修身同必共濟可以治國小人則反是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讎**邪黨**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修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才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正士在朝羣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禍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爲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修